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 錢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1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0751-0

I. ①中… II. ①錢… III. ①思想史—中國—文集 IV. ①B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226397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劉瑞蛟 雲岩濤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ublishing.com](http://www.jiuzhoupublishing.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9

字數 102千字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0751-0

定價 24.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 出版說明

思想不能脫離羣眾，而羣眾所同則必遠有承襲。

中國傳統思想乃孕藏於廣大羣眾之行為中，孕藏於往古相沿之歷史傳統及社會習俗中。本書拈出目前社會習用之幾許觀念與名詞，由此上溯全部中國思想史，由淺入深，闡述此諸觀念與名詞之內在涵義及其相互會通之點，藉以描述出中國傳統思想之大輪廓。

是書原為一九五四\*年夏，錢先生在臺北，應蔣經國先生之邀在青潭青年救國團所作系列講演。每週一次，凡四次，共分「道理」、「性命」、「德行」、「氣運」四題，初名「中國思想裏幾個普泛論題」。一九五五年三月結集，以本書名自印於香港。一九七九年，原擬重印此書，因特撰補篇一文，共分八題，其後因故未付印。一九八七年應臺北動象雜誌索稿，又整理歷年隨筆劄記十二條附後，合成補篇，付該雜誌發表。逮一九九〇元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重版，乃將補篇增入。此次重排，即據

\*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東大增訂版為底本，除改正若干原版誤植文字外，並加入私名號、書名號等。排校錯誤疏漏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教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 自序

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謂時代思想，或某學派的思想等，其為多數人的共同思想，更屬顯然。凡屬大思想出現，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數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數人心中去，成為大多數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此少數之思想家，正所謂先知先覺，先得眾心之所同然。然後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以彼少數思想家之心靈，發掘出多數心靈之內蘊，使其顯豁呈露，而闡出一多數心靈之新境界。某一時代思想或學派思想，其影響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數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為多數人思想者愈廣，因此遂成其為大思想。

若思想脫離了大眾，僅憑一二人戛戛獨造，縱或深思密慮，窮搜冥索，或於書本文字上闡述陳說，或於語言辯論上別創新解，或就個人會悟提出獨見，或從偏僻感觸引伸孤詣，只要是脫離了羣眾，既非從大多數人心裏出發，又不能透進大多數人心裏安頓，此等思想，則僅是少數人賣弄聰明，炫耀智慧，雖未嘗不苦思力探，標新懸奇，獲得少數聰明智慧、喜賣弄、愛炫耀者之學步效顰，但其與大多數人心靈，則渺無交涉。則此等思想，仍必歸宿到書本上，言語上，流行於個別偏僻處，在思

想史上決掀不起大波瀾，決闢不出新天地。

余居常喜誦中庸，尤愛玩誦其如下所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竊謂惟德性乃大眾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問者即當問之此，學者亦當學於此。只有在大眾德性之共同處，始有大學問。只有學問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處，始是愈廣大。老子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亦只有在愈廣大處，才見得愈精微。若所見粗疏，則據於一隅，不能盡廣大之量。不能盡廣大之量，則彼此之間不能無異同。於是則敵論競起，互相角立，僅足以相爭，而不足以相勝。大則如吳、晉爭霸，小則如滕、薛爭長。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其病在於不能致廣大。若求致廣大，則必盡精微。惟有精微之極，始是廣大之由。誠使大多數人心靈同歸一致，盡以為是，此必無多言說，無多疑辨，無多創論，無多孤見。當知能如此說，雖若粗疏，而實盡精微之能事。凡求於言說中樹孤見，於疑辨中闢新論，貌若精微，而實則粗疏。

南宋陸復齋所謂「留心傳注，齷齪塞，著意精微，轉陸沈」，即對此等離開廣大心靈，拘泥文字言說，而刻意求精微者施針砭。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乃始為高明。此高明乃得學問之極於精微來，而此學問之所以極於精微，則從體悟到廣大德性之玄同中來。故真高明者，必轉近於廣大之德性，更易為廣大心靈所瞭解，所接受，而後此高明之思想，遂易領導羣眾於實踐，故曰「極高明而道中庸」。人人能知，人人能行，此始為中庸之道，此乃本於廣大德性內在之所同趨，所以得成其為高明之極。而此



則必其人之學問，到達於極精微處，而始可得之。決非弄聰明，炫智慧，好為孤明獨見者所能。

然則學問即學於此羣眾，問於此羣眾，而羣眾所同，則遠有承襲，自古已然。故必溫於故而可以知新，非離於古而始可以開新。不離於羣眾，斯不離於往古，此之謂敦厚。敦厚故不炫孤知而崇於禮，禮即大羣之習俗公行，自往古一脈相傳而積襲以至於今。雖有變，而不失其常。雖有歧，而不失其通。惟此乃廣大心靈之所同喻而共悅，亦廣大德性之所同趨而共安。《易大傳》則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以卑為用，所謂卑之毋甚高論，使為易行。若論高則與世俗相違，人人驚竦，認為高論。然論高而難行，難行則與眾何涉。與眾無涉則決非敦厚之道。若使人驚於知而不相敦厚，則風薄而世衰，社會大眾共受其苦，然則又何貴而有此大知識，有此大思想？故天之崇，非以其隔絕於萬物，乃以其包涵有萬物。聖知之崇，亦非以其隔絕羣眾，乃以其即學問於羣眾，以其包涵有羣眾之廣大德性而又得其共同之精微。故中庸之崇禮，乃崇於羣眾，崇於習俗，崇於往行，乃以高明而崇於卑暗者。

羣眾乃指夫婦之愚，若不知有所謂思想，不知有所謂理論，不知有所謂疑辨，不知有所謂發明。然羣眾雖卑，飲食男女，蹈常襲故，而共成其俗，共定於禮。禮由羣眾來，由羣眾之蹈常襲故來，由羣眾之德性之所好所安來。聖知特達，不當忽視於此。聖知特達，則必尊於德性，致其廣大，以此為學問，於此獲精微，乃以躋於高明，而終不違於中庸，此之謂溫故，此之謂崇禮。故得日新其知，而終以成其敦厚。故曰：「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

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雖有大知，而羣眾亦可以前知。此所謂前知，乃前於聖人之知而即已知。羣眾非真有知，特羣眾有誠，其誠出於天，本於性，故聖人出於羣眾中，此即自誠而明，屬天道。聖人尊羣之德性，致極於羣之廣大，而學問焉，而造於精微，成於高明。高明之極，而仍不離於中庸，仍不違於夫婦之愚。而聖人之知，則可以通天心，達天德，而還以成其天，此之謂由明誠，屬人道。大哉此道，此則所謂中庸之道。

惟其中國傳統，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國傳統思想，亦為一種中庸思想。此種思想，則必尊德性，致極於人性之廣大共通面，溫故而崇禮。明儒王陽明所倡「知行合一」之學，殆為真得中國傳統思想之精義。此亦可謂之中庸之學。中庸之學，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極其所至，既知天，又知人。聰明睿知，而又寬裕溫柔。何以故？道不離人，亦學不離人。

竊嘗本此意，研尋中國傳統思想，知其必「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考諸三王則治史。徵諸庶民，則潛求博求之社會之禮俗，羣眾之風習。本諸身，則躬行體驗，切問近思。乃知中國傳統思想，不當專從書本文字語言辯論求，乃當於行為中求。中國傳統思想乃包藏孕蘊於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廣大羣眾之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往古相沿之歷史傳統，社會習俗之陳陳相因中。此行為而成為廣大羣眾之行為，而成為歷史社會悠久因襲之行為，則惟以其本於天性，通於天德，故可以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故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聖人固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求以得之。聖人無常師，三人行，則必有吾師。大羣眾之中庸，即聖人之師。大羣眾之思想，即成為聖人之思想。惟大羣眾不自知，而聖人則學問於大羣眾而知之。亦惟此乃成為大知識，亦惟此乃成為大思想。

去暑在臺北，曾作為系統講演凡四次，初名「中國思想裏幾個普泛論題」。原意在拈出目前中國社會人人習用普遍流行的幾許觀念與名詞，由此上溯全部中國思想史。由淺入深，即憑眾所共知共喻，闡述此諸觀念諸名詞之內在涵義，及其流變沿革，並及其相互會通之點，而藉以描述出中國傳統思想一大輪廓。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誠使一時代，一學派之思想，果能確然有所樹立，犁然有當於當時之人心，沛然流行而莫之能禦，則雖其人與言而既往矣，而其精神意氣之精微，殆必有深入於後世之人心，長留於天壤間，而終不可以昧滅者。以人事冗雜，越秋至於冬杪，始獲少閒暇。乃就當時講演錄音，重加整理，粗有潤色，易以今名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集成一冊，先刊以問世。

然我不知，我此書所講，其果能有所窺於人羣德性之大同之深在者有幾？其果能有所當於廣大羣之所共喻而共悅者又有幾？其自所學問之途轍，果能由以達於精微之境，而稍可以冀於高明之萬一者又有幾？此皆我個人學力所限，不敢自知。然我終不敢違越於往古聖人敦厚崇禮之教，終不敢鄙蔑於往古聖人所示溫故學問之功，雖曰未逮，亦我私志日常之所勉。

此四次講演之所及，則仍限於抽象理論之闡發。至於具體落實，更就歷史社會種種實象，作更進

一層之發揮與證明，以求盡竭乎吾胸中所欲說，則當俟生活有閒，精力有賸，別舉論題，繼此闡釋，續撰第二第三編，以足成吾意。此冊則先以呈請於當世通人君子之教正。

舊曆甲午歲盡前兩日錢穆自序於九龍嘉林邊道新亞研究所

## 增訂版補記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成於一九五五年，此書限於講演，共分「道理」、「性命」、「德行」、「氣運」四題，其他不及稱引。目盲以來多冥想，十年前欲重印此書，又撰中國思想通俗講話補篇一文，內涵「自然」、「自由」、「人物」、「心血」、「味道」、「方法」、「平安」、「消化」八題。後因故未及重印。一九八七年應動象雜誌索稿，又檢拾積年隨筆劄記十二條附入此補篇一文內。先後體例雖有不同，要皆有助讀者自為引思索。今此書即將重版，特此說明。

一九八九年九月錢穆補記於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五歲。

目次

自序

增訂版補記

前言

第一講 道理

第二講 性命

第三講 德行

第四講 氣運

總結語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補篇

目次

一

七

一

五

二五

四九

七三

九五

九七

一

## 前言

諸位先生，我這一次得有機會，向諸位作一番有系統的講演，甚為高興。我的講演，將連續四次，分成四個講題。綜合起來，暫定一總題，名為「中國思想裏的幾個普泛論題」。

讓我先略一申說所謂「中國思想」一語之涵義。講到思想，有指個別而言，如孔子思想，王陽明思想等。亦有指共通而言，如中國思想，印度思想等。

人類思想之開始，本都是共通的。如餓了想喫，渴了想飲，冷了想穿衣服。但後來漸趨分歧，如米食和麥食便分成兩途，有些人在想如何烤麵包，有些人在想如何煮米飯。飲也如此，有人在想如何製咖啡，有人在想如何焙茶葉。衣也如此，有人在想如何養蠶織絲，有人在想如何牧羊織毛。

人類思想，如此般的分歧演進，今天我們所講，固不是煮米飯和織蠶絲的問題，但所講儘屬抽象，而仍有其共通性。所謂中國思想者，則是在人類思想大共通之下的一個小區別。而就孔子思想以及陽明思想等而言，則所謂中國思想，仍是一共通性。

講思想，又必注意其聯貫性。換言之，思想必有其傳統。這一時代的思想，必在上一時代中有淵

源，有線索，有條理。故凡成一種思想，必有其歷史性。而講思想，則必然該講思想史。

人類行為，必受思想之指導。惟其思想有傳統，有條理，人類行為始能前後相繼，有其持續性。此種行為之持續性，我們則稱之為乃一種「歷史精神」。歷史精神也有其共通性，而仍不能不有其相互之分歧性。此種分歧，遂形成了人類歷史上各民族文化之各別性，即特殊性。在各民族中，則又有其各時代之特性。於分歧中見共通，在共通中又有分歧。所謂中國思想，則就中國民族各時代思想之分歧中，來籀出其共通性，以見與其他民族思想之分歧處。

在任何一民族中，必有幾許共通的思想，貫徹古今，超越了時代，跑進了人人心坎深處，而普遍影響及於社會之各方面，成為這一社會所普遍重視，普遍信仰，或普遍探討的論題，幾乎成為一種口頭禪。我們或許對此項口頭禪，因慣常熟習聽聞，熟習引用，而忽略了，甚至昧失了其內涵之深義。但當知，此乃一民族共通思想之結晶體，惟有此項思想纔是活的，有力量的。一切思想分歧，都由此而衍出。

今天我們處身在一大時代，在一思想鬭爭的時代中。我們該能開創我們時代所急切需要的新思想。但要開創時代新思想，我們該探討歷史上的傳統思想，因其積久埋藏蘊蓄在我們大羣的心中，即在我們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已演成了我們從來的歷史，它已不啻成為我們生命中一重要的核心。我們一切行為，在不知不覺中，大都由此演出，我們如何能不注意？我們該把握歷史傳統思想來開創我們時代的新思想，來完成我們時代的新使命。



我這四次講演，便是根據上述觀點來講中國思想裏的幾個普泛論題。此項論題，則必將是貫徹古今，而為每一時代之思想家所共同討論者。此項論題，則又必是滲透深入於現社會一般人之心者。因此講思想史，即無異於是講現代思想，因其已埋藏蘊蓄在現代思想之心坎底裏，而有其深厚的生命，故為吾人所不得不注意探討與發揮，以求其適應於現時代之需要，而成為一番新思想。我因於時間限制，只分講四次，來舉例申述。